



M型香港的扶貧大計不能再延誤

要解決香港M型社會的問題，必須多管齊下，無法依靠單一的藥方。筆者認為，首先依然是發展經濟，只有經濟增長，社會才能贏得時間去面對問題。而且，香港必須更加重視與珠三角的融合，一方面擴大自己的經濟腹地，為香港的高端服務業開拓更大的天地，同時也吸引更多的內資內企南來，通過香港走向世界，在北上南下的交流過程中，培育多個本土經濟的新增長點，創造出一大批低技術的職位，去吸納低學歷的勞工，讓他們也能分享整體經濟增長的成果。

M型社會，是日本學者大前研一創造的名詞。所形容的，是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下，人類財富板塊出現大規模漂移重整，M字左邊的低收入人士及右邊的高收入人士人數愈來愈多，富者財富快速攀升，貧者越來越窮，而社會賴以穩定的基礎——中產階級，則因不斷失去競爭力而沉淪，社會財富分配在中層出現明顯缺口，形成向下流失的現象。

M型社會已是西方世界普遍現象

M型社會是否已經在香港出現，當局和學者各執一詞。但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去年8月5日發表的民調結果中，最值得關注的，是市民認為目前「最急需處理的社會問題」中，「貧富懸殊問題」高佔首位，這對於特區政府以至中央，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。與此同時，香港的堅尼系數已超過0.533，躋身世界前列。作為經濟高度發達的國際級大都會，竟有這麼高的堅尼系數，實在令港人汗顏。

大前研一指出，M型社會已是西方世界的普遍現象。根據統計，可以肯定日本目前已有八成人口淪為中低收入階層。在這個新形態的社會裡，如果企業與個人都不進行自救，政府又繼續往錯誤的方向施政，惡性循環之下，社會的失業率和物價將年年上揚，收入永遠跟不上物價，整個社會對於未來都

將失去奮鬥再起的雄心。至於美國，大前認為美國比日本更早步入M型社會——美國最富裕的1%的家庭，只要拿出他們財富中僅1%的收入，就等於社會底層兩千萬個家庭的收入總和。這樣巨大的貧富懸殊，背後必然是嚴峻的社會矛盾和危機。

香港貧富懸殊狀況日益嚴重

回過頭來再看香港，匯豐銀行最近一項調查顯示，香港的富裕人士是亞太區內最富有的一群，人均流動資產值超過30萬美元，比新加坡及台灣高出接近一倍。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所作的研究表明，若以全港收入中位數的一半作為貧窮線，則香港的整體貧窮率高達18.1%。貧窮情況在65歲或以上的長者中尤其嚴重，達33.9%；而在15至24歲的年輕人中，貧窮率也竟有20.1%。何況在2009年，香港本地家庭的收入中位數是每月1.75萬元，跟10年前1999年相比雖說沒有改變；但收入少於1萬元的家庭總數，卻由498,600戶增至649,900戶，而收入少於2.5萬元者，由1,319,500戶增至1,511,600戶（即全港總家庭戶數的三分之二）。與此同時，富裕家庭（月入10萬元或以上）也由46,700戶增至65,600戶，收入差距之迅速擴大，已無法忽視。

特區社福開支已捉襟見肘

但在另一方面，特區政府的確已採取了相當多的紓因及再分配措施，否則貧富差距只會更加嚴重——特區政府自回歸以來在社會福利開支上從沒減少，哪怕是在好幾個經濟低潮期，財政赤字一度飆升，政府投向社會福利的開支仍然保持穩定增幅：97至98年度政府的社福開支約為200億元，到了2009年已經增長到約350億元，增幅高達75%！這筆開支還未包括公營房屋、公共醫療等支出。這些年增月長的公共開支，日益成為香港政府以及納稅人的沉重負擔。面對強烈的社會需求，捉襟見肘的香港政府難以憑藉低稅制來維持有關醫療、房屋、教育及社會福利這四大公共項目的財政開支，已經是擺在

眼前的事實。

在香港貧富懸殊日益嚴重的同時，我們還要警惕的另一種傾向，就是香港社會向上的流動性減弱。雖說有不少學者和政府官員對此有不同的意見，但如果對一些統計細加分析，我們就可以發現持專上非學位及學位學歷的僱員，所得月收入的中位數，已分別由1999年的1.6萬元及2.3萬元，下降至2009年的1.3萬元與2.22萬元，即10年內不升反跌。如果再加研究，則過去10年中，在金融機構工作的經理及專業人員收入比過去有所增加，但同樣的職位，在其他行業如運輸、倉庫或零售貿易則多數呈現收入倒退。至於較低薪的技術、文書、服務人員和非生產性工人，則普遍呈現工資停滯及下降現象。

炫耀性消費激化社會矛盾

無可否認，香港社會對於貧富懸殊的容忍度正在下降，與此同時，香港的經濟發展則在97後出現二元分化。市民看見的是年輕一代即使如何努力仍無法走向社會上游，許多人不斷進修增值，但多數人在待遇上難以增值。草根階層近十多年凍薪減薪之餘，更飽受「經常性」的裁員威脅。中產階層則受到來自經濟全球化的衝擊，要與外來專業人士和服務外包轉移的競爭挑戰，超時和超負荷工作已成常態，再無法享受過去的黃金歲月。相反的是財雄勢大的企業獲得各式專營權保護，透過「資本操作」在金融和物業市場予取予攜，以「錢生錢」的方式在短時間內年取巨利。富二代的炫耀性消費以及刻意製造八卦新聞來「比財鬥富」，加上近月爆出的天匯事件、八達通事件、包致金侄女襲警獲輕判事件等，都將潛在的「仇富仇富情緒」激化出來。

平心而論，香港經濟社會出現的這種現象，與香港經濟向高增值服務性行業轉型大有關係。香港經濟主要依靠幾大支柱行業如金融、貿易支撐，故此，有人以二元經濟去形容這種經濟現象，並指出二元經濟必然帶來二元以至兩極分化的勞工市場。所導致的結果，就是香港的經濟儘管不斷增長，但一些低技術的行業仍然失業嚴重，利潤微薄，在職貧窮以至隔代貧窮的情況難以改善。因為這種二元經濟只能令那些專業精英受益，長遠而言，將會令社會失衡，戾氣積聚，破壞穩定。

推動增長贏得解決難題時間

要解決上述問題，必須多管齊下，無法依靠單一的藥

方。筆者認為，首先依然是發展經濟，只有經濟增長，社會才能贏得時間去面對問題。而且，香港必須更加重視與珠三角的融合，一方面擴大自己的經濟腹地，為香港的高端服務業開拓更大的天地，同時也吸引更多的內資內企南來，通過香港走向世界，在北上南下的交流過程中，培育多個本土經濟的新增長點，創造出一大批低技術的職位，去吸納低學歷的勞工，讓他們也能分享整體經濟增長的成果。

二，扶貧要有長遠規劃，最低工資立法則必須及早兌現。本港的最低工資立法，比1894年立法的新西蘭晚了整整116年。因此一定不能再節外生枝，讓別有用心的政客有機可乘。另一方面，扶貧要有長遠規劃。要知道在本地經濟成功轉型之前，低薪階層的處境在相當一段長時間內都難望有明顯改善。派糖式的短期紓困措施固然沒有幫助，藥石亂投胡亂「派錢」，也不可能發揮真正的扶貧作用。

官商民合作解貧困者燃眉之急

三，政府保持在公共服務方面的投入，盡力提供穩定的房屋供應及醫療教育保障外，還應該千方百計動員社會各界對扶貧施以援手，通過官、商、民三方合作，尋找更多資源來更好地回應社會需要。關愛基金是一條好的思路，一百億元更不是小數目，可以為有需要的人做許多有益的事，一定不能因為少數有意煽動仇富者的攻擊，而今大批有切身需要的貧困人士少了得到救助的機會。當然，為善不分種族階層，除了大財團，任何人願意捐助也應歡迎。

福利可攜離港利長者回鄉養老

四，積極探討便利長者回鄉養老的可行性。本港貧困人口尤以長者為主，港府應和內地政府通力合作，花大力氣探討如何能夠解決福利可攜至內地，讓長者回鄉養老過較寬裕的生活的方式和途徑。這並非是把香港的包袱推到內地，而是也可協助生活物價指數以及工資水平低的內陸地區，發展銀髮護理、醫療保健、休閒旅遊行業，推動當地就業和經濟，促進香港與內地交流，可謂一舉數得。有關計劃專為在內地生活的長者而設，只要長者經過一個較為寬鬆的資產及入息審查之後，每月就可以獲得一千至二千元的生活津貼，計劃不應局限在廣東及福建兩省範圍，而是覆蓋全國各省市。



指手劃腳撕裂幫 阿陶叫太上黃收聲

血淚控訴 社民連「太上黃」 黃毓民幾度發炮怒罵現任主席陶君行，又指並非「將個黨交給他」，預告「主流意見」將再有「倒閣」行動，令社民連陷入無日無之的黨爭之中。陶君行昨日正式作出反駁，狠批黃毓民「無理取鬧」，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，質問黃毓民是否要「搞散個黨」，聲言造成社民連的分裂，「太上黃」要負起大部分責任，並「促請」他不要在懸崖邊「踢我一腳」，自己便可以搞好個黨。

阿陶昨日罕有地與傳媒茶敘作「血淚大控訴」，開宗明義點名反駁「太上黃」近期的指控，直言自去年9月23日開始，「太上黃」的連番舉措，包括反對地區支部成立、「倒閣」及接二連三在網上發表批評言論等，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出意圖在一個政黨內搞兩個權力核心，逼黨員歸邊。阿陶說，過去一段日子，自己採取啞忍政策，由得對方「鍾意做乜就做乜」，哪知「太上黃」舉動愈來愈離譜，不能再坐視不理。

批黃反口覆舌靠害

阿陶以「太上黃」批評自己沒有阻止長毛助理發起倒馬簽名一事為例，強調黨員有權利發起聯署，不能禁止，他亦曾私下向長毛了解事件，長毛亦指「好心佢(黃)在外國不知發生甚麼事就不要亂講」。又如反對派陣營協調一事，「太上黃」當初沒有提出要求民主黨退出的條件，後來卻批評陶派不爭取：「他發難後，我們亦已去信民主黨，但他仍然死咬不放。這種做法對整個民主運動沒有好處，亦沒有幫助。」阿陶更意有所指地說，自回歸以來，中央政府用盡所有方法都無法做到搞散反對派，但現時「太上黃」利用最左的一套去搞民主黨，一定可以成事。「逐單計完」，阿陶再力數「太上黃」情緒反覆無常，難以捉摸：「很多事情更反口覆舌，如成立地區支部，當時又叫我成立，後來成立了，他又反駁，即是畀個咗我踩。」阿陶又說：「我知道身邊有咩鬼，但只是沒有任何證據」，關鍵是要求「太上黃」能夠「收聲」：「不要在網上發號施令，做一些撕裂黨的行為。」

「搞事者賴死唔走」

他希望「太上黃」不要再無理取鬧，施展「噏渣」手段，亦不要在懸崖邊踢自己一腳，唯有如此他才能「搞好個黨」。至於「太上黃」是否應退出社民連，阿陶則不

作評論，但話中有話地點出「若要搞事的人死都不會走的」，並坦言若因此導致社民連分裂，「太上黃」應該負上大部分責任。



《蘋果》藉責難司徒華反政改 蕭何

《蘋果日報》日前刊登了「探針：誰在神化司徒華？」的奇文，埋怨香港各界對於司徒華的評價都是一面倒的頌讚之詞，文章引述《信報》林行止獨排眾議，形容司徒華是「出色」而「狡猾」云云。最後結論說：「事實上，筆者身邊及facebook上也有不少朋友對華叔不屑一

提，網上也有很多言論批評他在『五區公投』及『政改』的表現，並指摘他對民主黨『垂簾聽政』等。」

《蘋果日報》這一篇文章反映了老闆黎智英想講沒有說出口的心聲。黎智英精心發動了「五區公投」，以為鴻鵠將至，十拿九穩，結果遭到慘

敗，只有約17%投票率，和自己吹牛的高投票率形成了鮮明對比，怎樣向後台老闆交差？正因如此，他對司徒華搞亂檔恨之入骨。梁國雄可以唾面自乾，抄一首司徒華喜歡的「歷劫風波兄弟在，相逢一笑泯恩仇」，就可以逃之夭夭。但黎心胸狹窄，怎麼能夠「泯恩仇」？他的如意算盤是，終有一日要算舊帳，甚至鞭屍三百，現在辦喪事，不便口誅筆伐而已。但是，有關材料和炮彈已經準備，為的是要維護「公投」的政治路線，分裂的政治路線。

如果司徒華樣樣都對，反對「公投」一錘定音，以後黎智英、李柱銘怎麼可以繼續推動第二次「公投」，怎可以提出香港政治體制獨立於中央，怎麼可以做法民進黨的路線？所以，「司徒華不是神」就成為了《蘋果日報》今後的口徑和主要報道觀點。「不是神」的下文，就是可以批判他的觀點，批判他的策略，批判他的狡猾，批判司徒華對政改的支持。這是一個明顯的信號。

民記元宵移師荃灣練兵

薪新嘗試

距離農曆新年尚有不到一個月，民建聯一如既往競投元宵攤位「擺檔」，但今年不同的是，民建聯的元宵攤檔會由以往的維園「移師」到荃灣的元宵市場。據聞，民建聯此次「轉場」，主要是想鍛煉一下地區支部籌辦活動的能力。如果這次做得好，未來還可能考慮將「攤位」擴展到其他地區的元宵市場，由當區地區支部負責籌辦。他們亦已邀請了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出席元宵攤位的「開檔」儀式。民建聯以往的元宵攤檔都選擇全港最大的維園元宵市場，籌辦工作主要攤分到黨中央的職員身上。不過，近年其他地區元宵市

場越辦越大，許多當區居民都願意到這些元宵市場辦年貨。有見及此，民建聯今年亦決定嘗試到荃灣區的元宵市場，開拓新市場。今年的元宵攤檔會由民建聯的荃灣支部承辦，黨中央的行政部門則只會協辦元宵攤位的「開檔」儀式。據說，此舉是要鍛煉地區支部籌辦大型活動的能力，「他們搞地區活動很多，但很少參與這類較大型的活動，特別是要『搵錢』的活動」，希望他們可以嘗試一些新事物，積累更多不同的經驗。同時，藉着這些活動，地區支部亦可以加強與地區居民的交流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

田少Miriam齊派叉燒飯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鄭治祖）「痛定思痛」決定來年全力謀求直選的自由黨，新年開始馬上開展地區工作，被急召返黨救急的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，昨日聯同黨主席劉健儀(Miriam)親身落手「包飯盒」，並在11度寒風下向沙田區長者大派172碗「叉燒飯」。隨着定位相似的新民黨成立，自由黨被質疑有「泡沫化」危機，田少在送暖期間不忘為自由黨拆彈，形容新民黨定位與公民黨相近，同樣以專業形象走直選，但決定「兩條腿走路」的自由黨則較他們多一份執着。Miriam亦補充指，「做落大家就會知」。田少又坦言，同胞弟田北辰加盟新民黨後，兩兄弟無疑在公事上減少交談，並揚言「佢都唔再搵我喇」，不過就依然無損兄弟情。被問及2012年選舉部署時，田



■田北俊與劉健儀昨到沙田區向長者大派叉燒飯。香港文匯報記者黃斯昕 攝 少透露自由黨屆時將全力進攻港島及新界東，而礙於黨內認受性最高的只有他自己，劉健儀及副主席周梁淑怡，故目前3人是最佳人選。

